读史札记

“斡朵里”非今“马大屯”考

滕绍箴

2009 年 6 月底，黑龙江省依兰县政府同哈尔滨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首届中国·五国城文化暨满族故里文化论坛”，笔者有幸亲临马大屯考察，接触一些对“斡朵里即马大屯”持不同意见的学者。结合考察实际，觉得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现拟就斡朵里即马大屯一说的形成、马大屯经济边缘化区且非古城遗址以及斡朵怜遗址的确切定位等三个问题，讲一讲个人浅见，望同仁指正。

一、马大屯说的形成及其缘由

“斡朵里站即今马大屯”的观点，由来已久，至少说也有近 30 年了。它是当前清史、满族史和东北民族史研究领域专家、学者不言而喻的共识。开篇我们先就这一主流意见和它形成的缘由，进行必要的梳理，以使本题的研究更加透明。

（一）当前主流意见

斡朵里地名研究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随着清史、满族史和东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凡是涉及到对满族先人溯本求源的有关著作之章、节，都必须注上一笔。因此，这个问题在诸多清史、满族史等著作中便形成遍地开花之局，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1. 马大屯说的出笼

马大屯说的出笼以考证斡朵怜、斡朵里站遗址之所在为前提。而研究“斡朵里”故址是由乾隆皇帝首先提出。他的意见形成的最后结论写在《满洲源流考》中。这是此问题研究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先后由中外史学家，诸如日本学者箭内亘、稻叶君山、和田清，中国学者孟森、王钟翰等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这次探讨的结论，在稻叶君山先生的《清朝全史》中有很好的反映。马大屯说的出笼，准确地说应该属于第三阶段。马大屯说的出笼，据清史、东北史专家董万崙先生在《清肇祖传》中说，是稻叶君山先生根据史料研究后“断定斡朵里在牡丹江口西侧马大屯”[①]。如果是这样，这应该是最早出笼的时间。但详细阅读稻叶君山先生的《清朝全史》，他并没有点出马大屯的名称，只是说“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亦居三姓对岸之斡朵里。”[②]在他标注的《明代建州卫图》的图示中，同样标出“斡朵里，斡脱怜”[③]字样。看来“马大屯”可能是董先生推演的结果。1988 年，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明确指出“日人和田清在《明初之满洲经略》文中指出：斡朵里站、斡朵伦卫为今依兰县城西牡丹江与松花江汇合处之马大屯。”[④]如果引证属实，当是最早研究成果。在中国，中央民族大学郭毅生教授在 1979 年发表的《明代建州卫新探》一文中，首见“斡朵里豆漫……在今牡丹江下游伊兰县对岸的马大屯。”[⑤]其后汤原县文博馆在《元代托温军民万户府古城址》一文中明确写出如下的字样“斡朵里万户

［收稿日期］2010 - 03 - 10
［作者简介］滕绍箴（1937—），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81

(今依兰江西马大屯)。”⑥

2. 形成主流

斡朵怜遗址即马大屯之说一经刊出，诸位专家、学者纷纷引用。诸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东北民族史专家吴文衔、张太湘、魏国忠教授所著的《黑龙江古代简史》，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主编的《满族大辞典》，拙作《满族发展史初编》，清史专家李燕光教授等撰写的《满族通史》，清史专家王戎笙研究员主编的《清代通史》，清前史和东北民族史专家董万崙教授的《清肇祖传》，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教授的《清史续考》等等著作，分别于1986、1987、1988、1990、1991、1992、1993年等各个年份出版时，都曾经引用过“斡朵里”即马大屯的意见⑦。更多类似的著作之引用不知凡几。正因为如此，便在清史、满族史和东北民族史研究领域形成为主流意见。

如上专家学者多数没有到过“斡朵里”旧址考察过，马大屯遗址呈现什么形状更无人知晓。他们只是认为同行专家学者既然经过考证，有明确结论，与自己早年考证的方向亦一致，为使自己的著作增加一点透明度，顺便加以注释，其做法无可厚非。但笔者在引用这个见解之后的19年的今天，有机会亲临其境考察，就不能不认真对待，潜心加以求索，以正视听。

(二) 主流形成缘由

“斡朵里”即马大屯的见解之所以能够形成主流意见，其产生源于两个理由，即许多前辈专家、学者据史潜心探索和部分当地专家、学者辛勤考察的结果。

1. 据史探索

在史学界没有提出马大屯这一具体名称之前，许多有影响的历史名家，在探讨“斡朵里”具体位置时，已经根据文献资料进行过长期讨论。他们的主要史料根据是《龙飞御天歌》中的一段关键材料。即“东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怀德久矣。野人酋长远至移兰豆漫，皆来服事。常佩弓箭入卫，潜邸昵侍左右，东征西伐，靡不从焉。如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稳猛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伦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阏（注：斡朵里，地名，在海西江即第一松花江之东，火儿阿江（牡丹江）之西。火儿阿，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东，盖因江为名也。托温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下。二江皆自西而北流，三城相次沿江）……”⑧。这段关键资料中的关键材料是其中的注释“斡朵里，地名，在海西江即第一松花江之东，火儿阿江（牡丹江）之西”。根据这条有明确所指的难得资料，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先生断定“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亦居三姓对岸之斡朵里。”⑨箭内亘先生亦同样认为：海西东水路城站，斡朵里站在“依兰府之对岸，瑚尔喀江边”⑩。王钟翰先生在其早年著作《建州女真人的分布》一文中，考证《明史》中的一段话所涉及的地点，即“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故元鲸海千户速哥帖木儿、木达哈千户完者帖木儿，牙兰千户皂化，自女真来归。言“辽阳至佛出珲之地三千四百里。自佛出珲至斡朵里一千里。斡朵里至托温一百八十里。托温至佛思木隘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隘口至胡里改一百九十里。胡里改至乐浪古隘口一百七十里，乐浪古隘口至乞列怜一百九十里。自佛出珲至乞列怜……皆旧所部之地，愿往谕其民，使之来归”。诏许之”。其中在“斡朵里”地名后面的括弧中，填入“依兰县西对岸”字样⑪。

在上述诸位历史大家的探讨中，我们看到一种现象，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都把“斡朵里”的遗址指向松花江南岸、牡丹江西岸。这就是后来“马大屯说”出笼的前奏曲。因为根据极其单薄的文献资料，在旁证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完全可以理解。

2. 考察论证

上述前辈专家、学者的探讨结论，自觉或不自觉地给后辈专家、学者们指明了进一步探索的方向，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他们思考问题的局限性。据笔者所知，东北地方的专家们主要作了四项工作。其一，进行实地考察。2001年10月21日，在东北民族史专家干志耿教授带领下，四位专家对马大屯进行实地考察，对于马大屯即“斡朵里”原址基本持肯定意见。其二，1979年和1998年先后在马大屯东北松花江北岸7公里（原称15公里）的迎兰古城发现元代八思巴文印章，在

马大屯西5公里发现一件明代双耳杯。这两件文物，都不在马大屯遗址之内，特别是八思巴文印章原本在迎兰古城中，但为什么都把它归之为马大屯遗物呢？我想这就是受上述诸位专家探讨的结果影响所致。其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根据某些满语专家提供的意见，说“斡朵里”一词系满语“风口”之意。于是，在马大屯之东北复兴屯西北的台地上，确实找到一个“风口”。然而，这里却没有旧城遗址。而主张马大屯非“斡朵里”旧城遗址的学者，也用“风口”说进行反驳。指出：其实“古洞”就是克脱亨的谐音，系满语“风口”之意。“斡朵里”恰在“克脱亨”站之东[12]（指迎兰古城），用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四，根据如上艰苦地考察和研究论证，1999年夏，由黑龙江省及依兰县召开“斡朵里满族发祥地论证会”，正式锁定“斡朵里”遗址在牡丹江西马大屯。从此，“斡朵里”遗址即马大屯的意见便盖棺论定了。这段时期地方专家、学者和政府确实下了不少苦功，如果没有特殊材料和更科学地论证，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二、经济边缘化区且非古城遗址

质疑马大屯非为“斡朵里”，不能简单地说构成这一观点的主要资料“未足信”或者“错误入史”[13]等一言以蔽之的作法。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加以论证，取得共识。我认为元朝的“斡朵怜万户府”城址，必须具备两个特点，即必在江边；必居物流枢纽地位。众所周知，古代松花江的繁华城市都处在所谓“城郭枕江滨”[14]的位置。而目前争论的马大屯与迎兰城都处在“沈江滨”位址，不必讨论。现在关键是探讨哪座城址处于物流枢纽地位。

（一）处于边缘化经济区

欲弄清马大屯的位置是否处于古代物流中枢地位，主要是要对自元朝以来海西东水陆城站，进行详细考察，特别是研究海西东水陆城站在进入今依兰县境内之后的走向。因此，我们就迎兰城以西主站道，依兰城以东主站道和马大屯处于边缘化经济区问题，略加考察。

1. 迎兰城西主站道

元、明时期海西东水陆城站共计45站，从底失卜站至胡里改站是15站。分别是：底失卜站、阿木河站、尚京城、海胡站、鲁路吉站、伏答迷城站、海留站、扎布剌站、伯颜迷站、能站、哈三城哈思罕站、兀剌忽站、克脱亨站、斡朵里站、胡里改站[15]。其中第13站克脱亨站、第14站斡朵里站、第15站胡里改站，是我们特别应该关注的重点驿站。这条古道在以后的数百年间，几乎没有大的变化。比如，清朝晚期从吉林乌拉出发至三姓城的站道，经过15站到达崇古尔库站，进入依兰境内，再沿着松花江北而东进70里为鄂尔多穆逊站（克脱亨站）、68里为妙嘎山站、5里为三姓城[16]。事实证明，从元、明至清，依兰以北沿江而西的物流主站道基本没有变化。以“斡朵里站”为江边枢纽和锁钥之站，毋庸怀疑，而马大屯却远离这条贸易“金路”。

2. 依兰城东主站道

依兰以东的站道，尽管江北也曾设有站道，如从三姓城至乌苏里江口，沿松花江两岸有古城基9处，江北有2处，即北岸吞河固木讷城、希尔哈城下约百里北岸有大城。而南岸却多达7处，即三姓附郭旧城、瓦里和屯、希尔哈城、富克锦地方大城、图斯科地方大古城、额图地方古城、青得林（喜鲁林）地方古城[17]。

查奴尔干都司下的海西东水陆城站，从胡里改站沿松花江南岸至药乞站（伯力），江北只有一半山站和托温城满赤奚站、奥里米站3处。而江南却有6站，即阿陵站、柱邦站、佛思木城古佛陵站、弗提锡城弗能都鲁站、考郎兀城可木站、乞列迷城乞勒伊站、莽吉城药乞站[18]。事实说明，沿松花江东向的主站道，以胡里改站为江边锁钥和枢纽之站，亦毋庸怀疑。而马大屯同样远离这条贸易“金路”。

3. 经济边缘化考量

从迎兰城西主站道和依兰县东主站道的跨江汇接，我们不难看出斡朵里站在江南的马大屯还是在江北的迎兰古城，主要取决于斡朵里站的前一站克脱亨站的物流走向。经过研究，笔者得出马大屯非为物流枢纽，而处于经济边缘化之地。以下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其一，斡朵里站不在江南岸。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下称图集）第13—14；第82—83图为例，进行分析。这两张《元辽阳行省图》和《明奴尔干都司图》，一个是从沈阳千户所出发，经过22站后继续标注为：忽帖罕站（松花江北，塔海万户府）、斡朵怜万户府（松花江南，牡丹江西）、胡里改万户府（松花江南，依兰县城）。一个从底失卜站出发，经过12站后，继续标注为：克脱亨站（松花江北）、斡朵里站（江南牡丹江西，斡朵伦卫）、忽尔海卫（松花江南，依兰）……[19]（括弧内注释为原注——笔者注）。

从以上两个标注图中，我们看到元朝时期的忽帖罕站即是明朝时期的克脱亨站。元朝时期的斡朵怜万户府即是明朝的斡朵里站。元朝时期的胡里改万户府即是明朝时期的忽尔海卫。这里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元朝的胡里改万户府标注为忽尔海卫是个错误，因其不是本题讨论范围，故不予赘述[20]。二是将斡朵怜万户府、斡朵里站都标在松花江南，牡丹江之西。三是克脱亨站处在斡朵里站的前一站。这就明显地摆在人们面前一个问题。从西方运来向东进的大批货物，经过克脱亨站后如何运到松花江南、牡丹江西的所谓“斡朵里站”（为易于分辨，下文将打引号的斡朵里站，以“马大屯”代之），如果从克脱亨站直接运货过江，再沿松花江南岸东进至“马大屯”，并沿松花江南岸东进不是海西东水陆城站的主站道。同时，再从“马大屯”渡过牡丹江运入胡里改万户府，则牡丹江宽800米，只有一个小小的渡江便道，难于承受如此重负，所以这条路行不通。如果从克脱亨站沿松花江北岸东运，走正常的海西东水陆城站，货物必至胡里改对岸的庙嘎山站（庙屯、迎兰古城），再从这里渡江运往“马大屯”，其运输法诚有辱古人智慧。因为从迎兰古城至胡里改万户府城只有5华里，直运极为方便。而弃此路直走“马大屯”，必须水路跨江，再逆江向西南走直三角形的斜边，（即以迎兰古城至依兰县城5华里、依兰县城至“马大屯”8华里为这两个相对直角边计算）其斜边相当9.2华里。然后再走8华里（跨牡丹江）运至江东的胡里改城。笔者不相信元、明时期东北的官民会如此愚蠢地解决海西东路这段运输路线问题。所以，正确的斡朵怜万户府、斡朵里站不可能在松花江南岸、牡丹江西岸的马大屯。

其二，“马大屯”非为物流枢纽。从如上的研究可知，海西东水陆城站的货物从西方来到克脱亨站或者从东方来到胡里改站，都无法经过“马大屯”。同时，从南方太平庄站、莲花泡站直至宁古塔路；从东南方胡什哈屯、乌斯浑河屯、小巴彦苏屯路；从西南方乌斯浑屯、巴彦苏苏屯路等方向来的货物都首先到达胡里改城这个经济枢纽[21]，亦不走牡丹江西马大屯。然后从胡里改城通过水运过江北运抵庙嘎山古城，再走克脱亨站西行。如此考量的结果证明，这个所谓的“斡朵里站”即马大屯，不但不是经济枢纽，而是当地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地区。处于这种经济地位的地区，怎么可能成为海西东水陆城站的枢纽，元、明政府又怎么可能在这里设立斡朵怜万户府和斡朵里站呢！

（二）马大屯非古城遗址

本题通过对马大屯的质疑和马大屯非古城遗址的论证，将进一步深入探讨，以期加深对问题的了解。

1. 对马大屯遗址质疑

众所周知，近数十年来，诸多学者费尽心血在松花江南、牡丹江西寻找古城遗址。好不容易找到马大屯有遗址痕迹，便选择此地作为“斡朵怜万户府”和“斡朵里站”进行标注。但缺憾的是古代东北许多古城遗址，没有可靠的文献记载，想要考证也无处下手。据当地学者丈量，马大屯“东西长扁方形古城，北墙、南墙各约325米，西墙、东墙各约255米，周长约1160米，面积约83000平方米”[22]。因为城址规模偏小，同胡里改旧城“城长850米，宽450米为长方形……占地面积为382500平方米”；固木纳城“呈长方形，周长2500米，东西长750米，宽500米，面积375000平方米。”相比[23]，说他是元朝的斡朵里万户府城址，实在心中无底，实地考察后，令人生疑。好在这里是否是古城遗址，有文献记载。请看事实。

2. 马大屯非古城遗址

近来笔者因为受依兰县政府和哈市社会科学院之邀前往当地，发现如上的问题，感到责任不可推卸，潜心研究数月，得出马大屯不是古代城镇遗址的结论。主要根据有三点。其一，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朝政府奉旨，绘制《盛京吉林黑龙江省标注战绩图》，在勘察三姓地区时，对松花江南北及牡丹江口两岸现有的嘎山（满文“gashan”）进行较为完整的登录。其中对松花江南岸和最靠近牡丹江西岸，标绘的是“西岸旧设拉格里噶珊”[24]，用满汉文合璧书写。从图上看其地紧靠牡丹江边。距离对江的三姓城大约2、3华里（包括江面距离在内）左右。与马大屯离三姓城8华里，肯定不是一个地方。其二，光绪初年清朝政府对松花江以南、牡丹江以西地区再次勘查，列出4个村屯，并记有彼此距离，即“三姓正西（松花江即混同江南岸）距城3里肖奇嘴子屯（屯东有牡丹江便渡口），15里大威子屯，35里西甸子屯。55里达林河屯”[25]。从这4个村屯看，肖奇嘴子屯的位置相当于乾隆年间的“拉格里噶珊”，距离三姓城3华里。继续西行为15华里的大威子屯。这两个村屯的距离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它们之间，即从距离三姓城3华里至15华里之间，不存在距离三姓城8华里的马大屯遗址。因为，如果马大屯作为轰动一时的斡朵怜万户府所在地，有清一代必定如胡里改万户府一样，会有后继居民进入，组成有规模的新城。而不会断绝人烟，连一个小村屯的痕迹都没有。从《吉林通志》修辑出版于光绪十七年（1891）看，马大屯遗址应出现在此后的年代中，决不会早于光绪十七年。其三，学者王沛瑛等在《元设斡朵里万户府城于迎兰古城考》中说，马大屯是“伪满时期于琛徵大汉奸所建炮垒围子”[26]，也许真的是如此。总之，马大屯遗址是个近现代遗址，不能冒充斡朵怜万户府和斡朵里站遗址。

三、斡朵怜遗址的确切定位

元朝的斡朵怜万户府和明朝的斡朵里站，在海西东水陆城站中处于枢纽地位。经过上述研究，我们有条件确定其确切位置。同时，原来的马大屯说，得到那么多的专家学者认同，也并非空穴来风，必须给出合理的交代。

（一）遗址确认

为确定古代斡朵怜万户府的确切位置，可以从古今史料对应关系；古城文化内涵和史学家明鉴三个方面，分别加以研究。

1. 史料印证

前文已经提到，海西东水陆城站东北行第14站是斡朵里站，第15站为胡里改站。为了研究方便，我们从胡里改站上行取5站，进行对比分析。这5站是：哈三城哈思罕站、兀剌忽站、克脱亨站、斡朵里站、胡里改站。这是元明时期的文献记载。进入清代中叶，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二月，吉林将军萨喇善奏请“由拉林沿松花江迤北至三姓地方，添设八台”[27]。这八台进入今依兰境内者有6台。据光绪六年（1880）朝臣上奏的文献，分别是：从佛斯亨站出发东行73里至富拉珲站，继行75里至崇古尔库站，73里至鄂尔国木索站，68里至妙噶山站，5里至江南三姓城。我们再参照由吉林乌拉站至三姓的驿站最后的6站，即塞勒佛特库站，73里至崇古尔库站，70里至鄂尔多穆逊站，68里至庙（妙）嘎山站，5里至三姓城[28]。为研究更透明，根据上述资料列三站表如下：

元明时期海西东路13、14、15站	克脱亨站	斡朵里站	胡里改站
乾隆时期八台中的东三台	73里至鄂尔国木索站	68里至妙嘎山站	5里至三姓城
光绪时期从乌拉至三姓之后三站	70里至鄂尔多穆逊站	68里至妙嘎山站	5里至三姓城

从以上所选六站和表中所列三站的情况显示，可以看出三个问题。其一，在一般情况下，当时的驿站距离多在50、60、70华里左右，元明时期的克脱亨站至斡朵里站尽管没有标明里数，但乾隆时期的八台之一鄂尔国木索站，光绪时期的鄂尔多穆逊站，显然就是克脱亨站。此站至庙嘎山站68里，换句话说，克脱亨站下行68里的位置，毫无疑义的就是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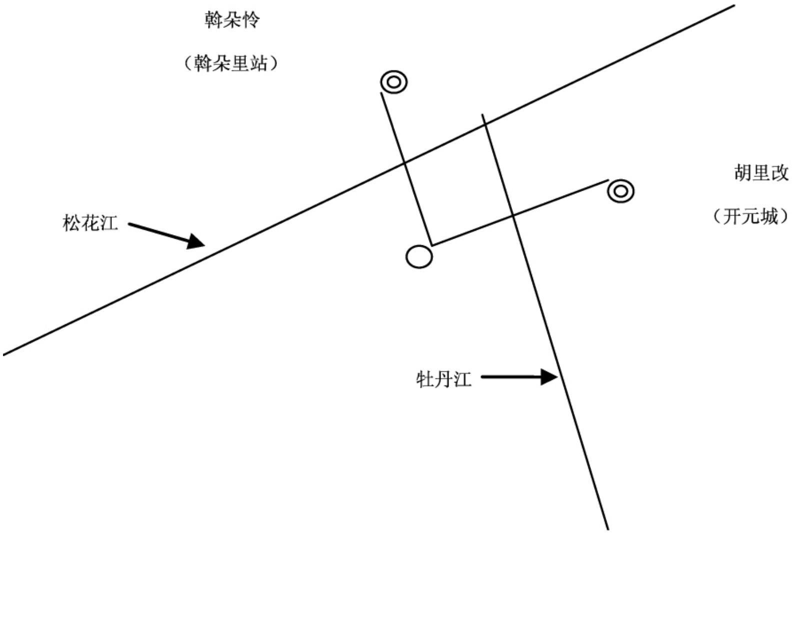
朵里站旧城遗址。其二，与斡朵里站对应的城址显然是庙嘎山古城（庙屯）遗址，就是今天的迎兰古城。其三，与各个驿站距离都不同的是江北的斡朵里站（妙嘎山城、迎兰古城）至江南的胡里改城（三姓城、依兰县城）只有5华里。可见，5华里江面两端矗立两个特殊的驿站。这是海西东水陆城站物流的两个吞吐码头，货物转运枢纽。也是猛哥帖木儿和阿哈出两大家族成为当地豪族的物质基础。两城锁江并立，两大家族成为当时所谓“江夷”的“居停主人”，各据贸易金路，大享貂、参等货物流通之利。此地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经济繁荣，景象壮观。难怪元朝政府在江北设立斡朵怜万户府，江南设立胡里改万户府。就在今天，尽管现代交通十分发达，而这两座古城仍然显出生机勃勃景象。通过确凿的史料印证，完全可以断定斡朵怜遗址就是今天的迎兰古城。

2. 文化内涵

元朝在今天的迎兰古城建立斡朵怜万户府，有其历史渊源，这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因为这种锁江城自古就占据交通、物流优势。很可能在古肃慎时代这里就是满族先人的聚居点。数十年前，黑龙江省的考古学家们，在城西南角发现“接近密山新开流文化晚期”的原始社会晚期遗址，很说明问题。一般说来，凡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古人不会轻易放弃。地方考古学家们，曾经发现“南北朝绥滨同仁文化类型”器物，很有时代特点，诸如：手制夹砂红褐陶、灰褐陶、侈口长颈鼓腹平底罐、钵、碗等，以堆文、划文等款式为其特征；发现具有金代特色的酱色釉瓷及货币“大定通宝”；元代的“八思巴文石章”及清代的“乾隆通宝”、铜盆等等器物[29]。这些文物的发现，充分证明迎兰古城是一座具有传统古代文明的文化古城。由于人们多年没有弄清斡朵怜万户府的确切位置，甚至误指为松花江南岸的马大屯，而将这些确凿的文明古迹，不适当地与马大屯挂钩，实有牵强附会之嫌。

3. 学者明鉴

关于斡朵怜万户府或斡朵里站在今松花江北岸迎兰古城的意见，前辈史学家赞同者微乎其微。或许笔者孤陋寡闻，至今却举其名。但是，也并非没有人提出质疑。日本著名史学专家箭内亘先生，尽管狃于《龙飞御天歌》所记载的斡朵怜万户府“在海西江即第一松花江之东，火儿阿江（牡丹江）之西”的框框，而在给“斡朵里”地名加注释时，坚持写道：“在依兰府的对岸，胡尔喀江边”。但他在绘制《元明时代满洲交通路图》时，却在松花江北迎兰古城、江南的依兰县城旧址画出两个双圈，并将“斡朵怜（斡朵里站）”字样，标注在松花江北岸的迎兰古城位置。而在牡丹江西岸马大屯位置，仅仅用个单圈，一字不写，表示存疑。请看图示[30]：



箭内亘先生尽管最终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但其所标注的交通图有关“斡朵怜”的位置却十分正确，不失为史学家之明鉴。今天非常值得赞赏的是退休教师王沛瑛同志，坚持认为斡朵里站就是迎兰古城。她与赵文东先生共同发表的《元设斡朵里万户府城于迎兰古城考》[31]，虽然资料、论据不很充分，论证不甚有力，但其科学求实精神十分可嘉，在这个多年存疑的问题上，有如此见解，亦不失作为学者之明鉴。

（二）马大屯属于斡朵怜部

关于“斡朵里”地名的含义是直接解决其位置的一把钥匙，受到满学工作者，特别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视。目前有关“斡朵里”一词有两种解释，拟分别加以剖析。

1. 斡朵里“风口”论

为了更准确地探讨斡朵里古城到底在哪里，诸位专家学者对于“斡朵里”一词的本意，进行过认真地求索。不知哪位满语专家提供说“斡朵里”一词是“风口”之意。于是当有的学者考证出克脱亨站“位于今通河县大古洞村附近”[32]时，另一位学者便辗转求索，认为“古洞”就是克脱亨的谐音，系满语“风口”之意。以此来证明“斡朵里恰在克脱亨站之东”[33]。其结论正确，而借用满语的求索途径是否科学，却值得商榷。

2. “斡朵里”之本意

通过对诸位专家、学者各种意见的了解和学习，我总觉得“斡朵里”一词，解释为“风口”有些牵强。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恭身求教一位80高龄的锡伯族老人安俊先生，因为满语是他的母语和专业，自然他的意见更加可靠。据他说“斡朵里”与“风口”根本“挂不上”，意思是它们之间毫无关联。并指出“斡朵里”的本意之一是“马嚼子”。同时，满语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季永海先生经过认真查对资料亦说“斡朵里”的本意是“马提嚼子上的饰件”。他们的意见提供了深入研究本课题的一把金钥匙。

3. “斡朵里”之详释

“斡朵里”原意的明晰，为斡朵怜万户府城址是今迎兰古城提供了有力证据。现从五个方面略加剖析。其一，迎兰古城的形状呈马蹄形，与“马嚼子”或“马提嚼子”已经联系起来。它们之间肯定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其二，查《现代汉语词典》对马嚼子的解释是：“为便于驾驭，横放在牲口嘴里的铁链，两端连在龙头上”[34]。联系依兰县城旧址与迎兰古城并立松花江南北，江流从中间穿过。松花江似如奔腾的骏马，两城之间江口如同马口，连接两城“横放在牲口嘴里的铁链”便是通航松花江南、北的行船，似同“马嚼子”。其三，古代人常常根据自家经济状况不同，或以贵重金属或以普通麻线制成诸如十字形，或云卷形等各种图形的装饰品，装饰在从马嚼子两端开始的马笼头上。并在马脑门的笼头上也同样饰之。联想迎兰古城与依兰县城旧址正好处在马嘴左右两端笼头的位置，是美丽松花骏马笼头上贵重的两颗明珠。智慧的满族先祖，根据当时“以射猎为业”，崇尚骏马的民俗，荣马于江，誉马于城，以形象地形容锁江二城为马嚼子，控驭咆哮的松花骏马。从而将自己的驻地称作“斡朵怜”或“斡朵里”。其四，因为“斡朵怜”本意包含江左、右两岸，以此推之，可能元朝政府设立的五万户府各自的辖区是按江段进行管辖的。斡朵怜万户府管辖牡丹江以西的南、北江段，胡里改万户府管辖牡丹江以东的江段。所以，松花江以南、牡丹江以西尽管不是斡朵怜古城所在地，但那里却归斡朵怜万户府管辖，是斡朵里部落的组成部分。其五，按照《龙飞御天歌》的作者权踶、郑麟趾等出书的年代推算，他们应该生活在猛哥帖木儿、凡察兄弟时代，是满族先人从斡朵怜迁移后的第三代人，他们对于斡朵怜古城都没有感性认识，但绝对有口碑相传。当权踶、郑麟趾等采访到这些女真后裔时，他们在回答火儿阿“在二江合流之东”时，顺便也遥指斡朵里“在海西江即第一松花江之东，火儿阿江（牡丹江）之西”。他们的回答只是不细致、不具体，但大体上并没有什么错误。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三个问题，其一，斡朵里马大屯说，是清史、满族史和东北民族史界诸位专家、学者多年研究，辛勤考察而得到的成果。已经取得了广泛共识，在地方上也有深远影响。其二，从古代物流路线和经济贸易发展常识出发，它远离经济枢纽城镇，处在经

济边缘化地区，而且不是古代城镇遗址，在清光绪十七年以前没有居民在这里定居。其三，根据确凿史料和满语地名真实内容考察，元、明时期的斡朵怜万户府、斡朵里站就是清朝的妙嘎山站、庙屯，即今天的迎兰古城。马大屯尽管在斡朵怜万户府管辖范围内，但它没有条件代替迎兰古城。认定马大屯为古代斡朵怜万户府遗址的意见，是个严重错误，应当纠正㉟。

---

①董万崙《清肇祖传》第 12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 3 章，第 21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下同）。

③《满洲历史地理》第 576 页，昭和十五年（1942 年），丸善株式会社。

④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 270 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下同）。

⑤《北方论丛》1979 年 3 期，第 75 页。

⑥《合江文物》1980 年，第 12 期。见《五国城文化暨满洲故里论坛文集》第 116 页，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 年版（下同）。

⑦《黑龙江古代简史》第 210 页，1987 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 270 页，1988 年版；《满族大辞典》第 825 页，1990 年版；《满族发展史初编》第 34 页，1990 年版；《满族通史》第 54 页，1991 年版；《清代全史》第 15 页，1991 年版；《清肇祖传》第 12 页，1992 年版；《清史续考》第 17 页，1993 年版。

⑧权踶《龙飞御天歌》卷 7，第 21 页下-22 页上。奎章阁丛书第四。

⑨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 3 章，第 21 页。

⑩《元明时代满洲交通路图》，见《满洲历史地理》卷 2，第 450 页。

⑪王钟翰先生考证，见《清史新考》第 4 页，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⑫王沛瑛等《元设斡朵里万户府城于迎兰古城考》，见《五国城文化暨满族故里论坛文集》第 117 页。

⑬《五国城文化暨满族故里论坛文集》第 117 页。

⑭柳成栋等《依兰旧志五种》第 170 页。

⑮《满族发展史初编》第 147 页，1990 年，天津古籍出版社（下同）。

⑯《吉林通志》卷 12，第 214 页，1986 年，吉林文史出版社（下同）。

⑰《吉林通志》卷 24，第 439 页。

⑱《满族发展史初编》第 147 页。

⑲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 13-14；82-83 图。

⑳此地为和屯噶山，即和吞卫。忽尔海卫是弗提卫的前身。详见《明太宗实录》卷 92，第 3 页上。永乐七年五月乙酉条。

㉑《吉林通志》卷 57，第 916-917 页；卷 17，第 225-320 页。

㉒廖怀志《依兰志略》，见《满洲故里文化研究》第 18 页，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 年。

㉓《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 年，第 3 期，第 95 页；1983 年，第 1 期，第 67 页。

㉔《盛京吉林黑龙江省标注战绩图》006-1，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绘制。

㉕《吉林通志》卷 17，第 225-320 页。

㉖《五国城文化暨满族故里论坛文集》第 117 页。

㉗《清高宗实录》卷 603，第 8924 页，台湾华文书局。

㉘《吉林通志》卷 57，第 916 页；卷 12，第 214 页。

㉙张太湘《依兰县文物志》第 51 页。

㉚《满洲历史地理》卷 2，第 450 页。

㉛《五国城文化暨满族故里论坛文集》第 118 页。

㉜《黑龙江古代简志》第 30 页。

㉝《五国城文化暨满族故里论坛文集》第 117 页。

㉞《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 634 页，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㉟斡朵怜、斡朵里、斡朵伦，在满语都是同一个意思，只是最后一个字为汉文同音异写时有所不同。自元朝建立斡朵怜万户府始，由夹温猛哥帖木儿家族居住和管辖。大约元末因其管理不善，全家被杀，剩下凡察等逃离此地。但斡朵怜地名没有改变，大约半个多世纪后，此地大首领脱亦脱于 1411 年（永乐十一年），受命在此建立斡朵伦卫。42 年后即 1452 年（明景泰三年），因脱脱不花、瓦剌等蒙古势力东侵，脱亦脱后人伯思罕率部逃往辽南地区。从此斡朵怜地名在史籍中消失。308 年后即 1759 年（乾隆二十四年），斡朵怜地名改作庙噶珊站出现在史籍中。